

它是军史界公认的我党领导下最早的革命武装,威名远播的“铁军”叶挺独立团即在此基础上组建,我党建军史溯源由此开始,这支部队的两任队长,都是海南人——

神秘之师铁甲车队

文\海南日报记者 陈成智

每年“八一”,各种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有关的文章多见诸报章,各地开展的“双拥”活动数不胜数。这一天,光荣属于军人。

然而,每当此时,有一支神秘之师往往被遗忘,能述其详的海南人更是凤毛麟角。它的名字叫“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以下简称“铁甲车队”)。

这支队伍不仅赫赫有名,而且与海南人渊源极深。

它是军史界公认的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的革命武装,后来威名远播的“铁军”叶挺独立团即在此基础上组建,我党建军史溯源由此开始,在这支编制只有142人的队伍中,有名可考的海南人至少在11人以上。

而且,这支部队的两任队长徐成章、周士第,都是海南人!

一本回忆录揭开铁甲车队神秘面纱

“这是我们的孤本,千万不能丢!”将《周士第回忆录》递到海南日报记者手中时,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反复叮嘱。

1979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括“编后”在内薄薄202页的《周士第回忆录》,两个月后的6月30日,这位共和国开国上将便溘然长逝。

作为铁甲车队诞生全过程的见证人,周士第在其回忆录中,足足用了37页的篇幅,来讲述《在党领导下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足见那段戎马生涯,对周士第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在回忆录中,周士第详细记录了“铁甲车队的建立”、“帮助开展广宁农民运动”、“第三排参加第一次东征”、“改造飞机掩护队”、“参加讨伐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六·二二’沙基惨案”、“肃清郑润琦等反革命武装”、“参加封锁香港的斗争”等战斗经历。

铁甲车队的由来、编制、组织成员及其籍贯、训练生活、薪饷、伙食……在回忆录中均有详细记述。

由于铁甲车队最初的5名指挥员徐成章、廖乾五、周士第、赵自选、曹汝谦中,只有周士第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其余4人早于1930年前便全部为革命捐躯。因此,《周士第回忆录》被军史界认为是揭开铁甲车队神秘面纱的权威史料。

“这本书的记叙如此详细,很显然,周士第将军不是一天两天整理出来的,更不是晚年才开始回忆的。”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邢治孔研究员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为什么要创建铁甲车队?

关于为什么要创建铁甲车队,我国著名军事史专家、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今年7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有精彩解读。

徐焰说,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蒋介石将600多名毕业生中的大多数网罗至麾下,建立了2个黄埔教导团,这就是后来国民党庞大的中央军的起源。此时,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也应该建立一支军队。

“但在当时,党内包括共产国际对这个事情认识都不深,按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说法,共产党这个时候应该给国民党当‘苦力’,帮他们干活,自己用不着建立军队。”徐焰说,周恩来坚持认为,我党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

此后残酷的革命实践,证明了当时周恩来坚持创建我党自己的革命武装,是极富远见的决策。

建立军队缺乏经费,还得立个番号。周恩来找到孙中山请求给个番号。徐焰说,那时候广东军头多如牛毛,多这么个小部队也无所谓,也就100多人的小部队嘛,经费也由共产党自己筹集。孙中山同意了。

徐焰特别指出,孙中山这时候的头衔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这个“大元帅”可不是军衔,是他的职务。因此这支部队的番号就叫“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有了番号,就等于这支部队有了合法地位;而创建部队的经费,也由苏联提供。

建军的骨干从哪来?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调来



1925年6月,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参加省港工人罢工,游行支持五卅运动。

在成为黄埔官佐前就已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能文能武的海南琼山县人徐成章,又先后调来黄埔一期生赵自选、周士第,加上早期党员廖乾五、曹汝谦,组成了铁甲车队指挥团队。

具体分工是:徐成章任队长,党代表廖乾五,副队长周士第(1925年6月徐成章另有任务离开铁甲车队后,周士第接任队长),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

铁甲车队最初的士兵,除少数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外,大部分从广东工农运动的骨干中招募。

万事俱备,1924年11月,这支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的革命武装宣告诞生。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这支部队自诞生之日起,既充满了神秘色彩,又处处体现出与旧军队的不同。

它名曰“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却没有一兵一卒在“大元帅府”驻扎过哪怕一天,而是驻扎在广州大沙头。徐焰说,部队成立之后,就跟随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到各地搞农民运动,打击地主武装,回广州后实际就是中共广东区委的别动队,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调动。

徐焰认为,这支部队与旧军队,最鲜明的区别在于,部队处处体现了倡导人民革命的原则。人民革命也包括在军队内部,旧军队内部充满黑暗和压迫,官长压迫士兵,官长是高薪,士兵一个月就那么几块银元。而铁甲车队所有的官兵同吃同住,吃一样的伙食,薪水略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大。另外,军队中还有政治思想工作。

关于装备,周士第回忆说“……铁甲车队的装备,共有几辆铁甲车,及一部分其他车辆,驰骋于广东省内各条铁路线上。班长、队员一律配备‘三八’式长枪,排以上干部配备驳壳枪。长枪和驳壳枪都是苏联帮助的。每排还有一支手提机关枪”。

铁甲车到底长什么样?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周士第作战参谋的杨弘,在其撰写、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周士第将军》一书中,曾有详细描述:“……其中有一辆加了铁甲的火车头,拖着着

四、五辆铁甲车。有一辆顶端装有铁甲,车厢两侧厢壁上都开了几排有高低长条形的射击窗孔,在车厢内可用不同姿势立式或跪式射击,以及向外观察等,车内两边有板凳可以乘坐。铁甲车平时停放在大沙头火车站,外出作战或执行巡逻任务时,多用装甲火车头牵引……”

依托铁路快速移动的铁甲车,无疑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装备。邢治孔据此认为,徐成章、周士第等率领的铁甲车队,堪称我国装甲车部队的鼻祖。

铁甲车队的编制是:“队部设队长、党代表、副队长、政治教官、军事教官、军医、差遣、司书、军需上士各一人,通讯员、号兵、勤务兵各两人,卫生员一人,炊事班有正副班长各一人,炊事员十人;队有三个排,每排有正副排长各一人,每排有三个班,每班有班长、副班长各一人,队员十人……”由以上可计算出,铁甲车队编制为142人。

铁甲车队的军事训练主要内容是射击、投弹、刺杀、利用地形地物、单个动作、夜间动作以及班、排演习等。

政治思想教育课,是铁甲车队一大特色。周士第回忆说:“……每天上两小时政治课,晚上组织小组讨论。政治课的内容,是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情况、目前国内外形势等等……”

正因为如此,这支部队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官兵政治素质过硬,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军事骨干。

屡立战功的威武之师

从1924年12月12日到广宁镇压反动地主的头一仗,到1925年11月4日惨烈的沙鱼涌战斗,周士第详细记录了铁甲车队经历多个大小战役及斗争经历。

其中徐成章、廖乾五、彭湃亲赴广宁团保总局长谭倡松设下的“鸿门宴”并智擒对手、攻打反动地主炮楼、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杨刘叛乱等描述,至今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

不过,周士第回忆录中着墨最多的一次战斗,便是沙鱼涌战斗。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陈炯明,不久陈炯明被打垮。但是,当年10月底,英帝国主义支持陈炯明、郑润琦等残部三四百人,在深圳大鹏湾一带进行反革命骚扰破坏活动。10月30日,周士第获悉驻沙鱼涌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十余人被抓,当即率4个班战士前往救援。

敌我力量对比异常悬殊:获悉铁甲车队番号、人数后的敌人,在英军舰援助下,不断增加兵力和武器,预计兵力在1000人以上,而且有飞机、军舰助阵;而周士第等率领的铁甲车队只有50余人,外加几乎赤手空拳的100多名纠察队员。

11月4日凌晨3时,敌人向沙鱼涌南端发动进攻,铁甲车队誓死抵抗,其中黄华然班全部牺牲,周士第奇迹般地率部杀出重围。是役,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共击毙敌人参谋一名、连长两名、排长5名,敌军官兵伤亡共约200名,铁甲车队也伤亡二十多人。

当年出版的报纸《工人之路》,曾详细报道了沙鱼涌战斗情况,并刊登了周士第演说,以嘉铁甲车队之勇。

1925年11月,我党决定在铁甲车队基础上组建叶挺独立团,周士第及铁甲车队部属约100人并入独立团。1926年1月,叶挺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中,这支部队战功赫赫,令敌胆寒,被誉为“铁军”。这支部队,也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

历史有时候巧合得让人吃惊:历经多次改编,与海南渊源极深的“叶挺独立团”,1950年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

“叶挺独立团”的番号,保留至今。这支部队,在和平年代,仍是全军传奇。

铁甲车队的存在仅仅一年,却给周士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军旅印记。1964年11月、1974年11月,周士第曾两次赋诗,纪念铁甲车队建队40周年、50周年。

历史应该铭记这支部队,铭记为这支部队最早领导创建的革命武装的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指挥员,当然,包括其中的两任队长——海南人徐成章、周士第。■



北伐时期,武汉粤侨联社赠予叶挺独立团的“铁军牌”。